

处方笺

病例 奥巴马

诊断结果 焦虑症

病情诊断

2008年11月4日,奥巴马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,2009年1月20日就职。2009年,奥巴马经历了从兴奋到平淡再到失落的过程。2009年1月20日,奥巴马就职,百万人观看他的就职典礼,支持者过半,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在等着他的“变革”。近一年后,世道变了,奥巴马支持率狂降,人们没有看到他的“变革”。他的民意支持率最高在1月上任时,有65%,最低在今年11月,仅有46%。

病症

首先是虚荣,2009年10月,诺贝尔和平奖颁出,得主出人意料——奥巴马——他是第一个因美好愿望而获和平奖的。

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说,授予奥巴马诺贝尔和平奖是为了表彰他为加强“国际外交和人民之间合作”所作出的努力。

2009年12月10日,奥巴马在奥斯陆的市政厅接受了诺贝尔奖,并发表了她的演说。“怀着深深的感激和谦卑之心,我获得了这个荣誉。”

他还是个“战争狂”,奥巴马在3月和12月两次宣布对阿增兵,将阿富汗定为“反恐”主战场。

病因

2009年11月18日,奥巴马出访韩国前接受了一次媒体访问,他说,入主白宫以来,自己的头发确实变成了灰白色,但身体依然很健康。但辩解难以掩饰他面对的内忧外患。

国内,失业率居高不下,医疗改革争论不断,都让奥巴马的支持率下跌,并突显潜在的政治风险。

国外,阿富汗、巴基斯坦塔利班死灰复燃,连绵不断的爆炸声刺激着美国的反恐神经,奥巴马增兵阿富汗也难以短期内解决这个棘手问题,反而可能陷入第二场越战。

伊拉克政局也没让奥巴马放心,此起彼伏的爆炸随时可能震碎脆弱的伊拉克政权。

处方

盖洛普民调机构专家琼斯说,上世纪50年代以来,绝大多数美国总统在其任期内都曾面临支持率“破半”的情形。

然而,奥巴马支持率“破半”的时间似乎比除福特和克林顿之外的其他总统都要早。

尽管后来支持率大幅反弹也有先例,但支持率“破半”无疑显示出奥巴马在民众中的声望已大不如前。

但目前暂无良方。不过作为全球老大的美国自身抵抗力强,还能继续当世界警察,奥巴马不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的好总统,且看他自身造化了。

小奥该打强心剂



11月15日晚,美国总统奥巴马乘“空军一号”专机抵达上海,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。 新华社发

2009年1月20日,天挺冷的,气温在0℃以下。来自美国四面八方的大约200万民众聚在一起,听一个人的就职演讲。

“告诉未来的世界……当一切陷入寒冬,万物俱灭,只有希望和勇气可以长存……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,在共同的危机下团结起来,共同面对前方的艰难。”

奥巴马,这个美国第一个非洲裔总统,在国会大厦西侧的露天平台上正式宣誓就任。

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,奥巴马的支持率高达六成以上,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说:“我看好你哟。”

可惜,一个好的开始并不代表一个好的结局。不过奥巴马自我感觉良好,他觉得干得还不错。奥巴马说,过去的一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,有两场战争,还发生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。不过对于白宫第一年的诸多挑战,奥巴马自认处理得不错,“我很有自信,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会有所回报”。

不过,不看好他的人更多。

奥巴马就职100天时,美国《外交政策》杂志曾邀请学者及政治专家分析其外交成绩,并为新政府评级打分,奥巴马的平均得分为B+。奥巴马执政近一年后,专家们对他的整体评价却下降不少,《外交政策》杂志2009年11月初的调查显示,所有23名评分员中,只有5人认为他的表现可评A级,其余人的平均评价只有B-。

多数人认为奥巴马的政策与他的华丽辞赋不相配,在很多国际事务上未能发挥全力。

奥巴马说的多,干的少。

“你的人民评判你的依据是你建立了什么,而不是破坏了什么。”这是奥巴马在就职仪式上说的另外一句话。

这一年来,奥巴马失分最多的是外交政策。

美国仍在打两场战争。伊拉克仍然是一团糟,甚至有人在怀念萨达姆时代。阿富汗选举闹出舞弊丑闻,导致人们对美国支持的卡尔扎伊政府产生不信任感,也令美国脸上无光。还有美国的反恐盟友巴基斯坦,接连的爆炸也让人不得不对奥巴

马的反恐政策产生怀疑。

奥巴马政府在关键的国家安全利益上也不能保证。不仅面临“基地”组织威胁,搜了8年的本·拉丹还“逍遥法外”,还包括印巴可能的冲突、朝鲜核问题等,这些都是对美国反恐、防止核武器扩散努力的严重和长期威胁。

奥巴马留给人们的海市蜃楼还有很多:关塔那摩监狱的关闭还是遥遥无期;中东和平依然遥不可及;美国经济仍一瘸一拐,失业率徘徊在10%上下;医改改革在国会掀起大战;至于美国针对气候变化的行动,不必期望过高。

奥巴马建立了什么,破坏了什么,做错了什么?

奥巴马自己并非没有犯错。在竞选时,他听任对自己的期望升高到不可企及,站得越高摔

得越疼。就职后,他经常留下真空,没有提出自己的方案和远景。他把医改方案的细节留给国会去定,事后再以发表动听演说救局。选战时这一招屡试不爽,但它将变得越来越不管用。

在以巴问题上,他不应该提出一项自己无法坚守的要求:要以色列冻结西岸所有定居点。被自退让后,他在中东丢了面子,而在哪里,面子比什么都重要。

在伊拉克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,他把美国看得足够强大,强大到可以改变当地坚守千百年的传统,而传统是很难改变的。

一年前,他以“Yes, we can(是的,我们可以)”的口号和写着“Change(变革)”的标语牌夺得总统宝座。一年后,他公开承认“Change is hard(变革是困难的)”。他可能早已感到,总统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。

晚报记者 王绍禹